

莊

實。現代中國的勢弱守窮，實由於自然的勢弱守窮。對於君主而言，人爲的勢偏重於對主權而言的。這種批判利應該是十分正確，一個法家若信仔了自然的勢，所依立的理論時常被自己否卻諱，這是必然的趨勢。韓非的法術論是包含「法，術，勢」三元素，所以得被稱爲法家的集大成者。然而他的法論的根本是以「君主爲主位」，這是和商君以「國家爲本位」，形成了對立的局勢。同處在變革的社會裏面，一般法家所著重變革的犧牲品。

「那末就讓我們在這幽美的舞臺，最動人的大自然樂隊伴奏下，婆娑吧！……啊，我，我忘了，你還不會跳！」他有點搖擺。

「這是那一個的責任呢？」

「這却不能完全全怪我，假如早找着了這二塊好地方，今天總不至於出此拙言了。」

「我來教你，好不好？」他教她跳不好飛，擦乾了汗，又教她跳高步舞。

他呼着歌和和着。

黑暗下天頂壓迫了下來，燈塔却放出了光明。

「今天你該跑累了，而且身體還沒有完全恢復，」他說：

「不，你才累啊，看你額角邊的汗。」

「他再擦了我的。」

「今天，我的生日。」

黃昏，夕陽吻着西邊的海面；沙灘上一個瘦長的男子，低着頭，慢慢地踱着。

走在他前頭的影子

他走到陽台的邊緣，坐在鉄欄杆上，又燃上了一枝烟，靜聽着海的細語。慢慢地，也感到了眼皮的疲乏，閉上

少亮

何時夢回

國變強兵的才能控制鄰國變化的局勢，這是由的道路。他在五篇篇也勞，而「夫辯之用可以得富也，戰之爲事也危，而民爲之者曰可以得貴也。」這種倡導的力量，是很可以激發人民奮起的。

極權時代的變法，是冒險絕大危險的嘗試，對公室抑不過的時候，雖坐堂上宣明過的時候，君主，總難逃脫悲慘的結局，前如吳起，後如商韓，他們都爲了後理的論，他們的實踐，成了變革的犧牲品。

「那末就讓我們在這幽美的舞臺，最動人的大自然樂隊伴奏下，婆娑吧！……啊，我，我忘了，你還不會跳！」他有點搖擺。

「這是那一個的責任呢？」

「這却不能完全全怪我，假如早找着了這二塊好地方，今天總不至於出此拙言了。」

「我來教你，好不好？」他教她跳不好飛，擦乾了汗，又教她跳高步舞。

他呼着歌和和着。

黑暗下天頂壓迫了下來，燈塔却放出了光明。

「今天你該跑累了，而且身體還沒有完全恢復，」他說：

「不，你才累啊，看你額角邊的汗。」

「他再擦了我的。」

「今天，我的生日。」

少堯

他停住了下來，抽上一枝烟。影子隨太陽而消失，大地朦朧了下來，什麼也看不清楚了，所能分辨的，僅是白茫茫的沙灘，與隱隱着暴風雨的海。

黑夜快來控制的大地，只有二顆星星，那遠處的燈塔與手上的烟頭，他記起了一年前的事，海水，沙灘，燈塔，所多的就是她，所少的却是烟頭。他曾呼大了眼睛，也曾用手指摸

的鐘錶，烏黑了下來，又慢慢地打開了下來，一個晴朗的天氣，他掛着一架照相機，他們走上了海灘，挖盡了心坎，尋找着大自然的心角，俯角，不斷地，他們爲她，爲自己，也爲他們，作着大自然留影。

自小山到海灘，又自海灘到這所毀壞的屋子前面，記錄的游泳池邊，才拍完那最後的一

拍了照，又玩够了半天，再發現了這塊好地方，你教我跳舞嗎？

「對了，拍照，跳舞，你該用什麼東西來調我呢？」

「我的生日，你却用什麼東西來做禮物呢？」

他們深深地互視着……

「你又抽烟了！」

她帶媚地說着。

「噢，今天我抽過了一枝，我不是對你說

秋士

向，獎勵告密，實行連坐。在政治上他建立了純粹的法治精神，行「以刑制刑」的實際方法，至於刑罰是怎麼不搭的，還是富有進步性的，他創立了，在組織方面他創立了路其今日保甲民氏生活在法的規範之下以便進行他的經濟統一的理想。

形的封建政治的魔咒是崩潰了，貴族階級的衰微，逐漸感到效力的窮乏，為國家的興與，必須建立精銳的軍事力量，而這軍事力量的收效却要看經濟力的良窳。因此他破壞井田制度，開阡陌，墾土地私有而一律賦稅，這是一個劃時代的革命，也是造成農人地主勢力的必然趨勢。他也改進了度量衡的制生產，拓土鑿荒，使豪家的財力逐漸踏入富有的境域。

在政治方面，他就封建傳統，但在社會方面，他却是在社會由奴隸轉入封建制過渡階段。」（郭沫若先生在下批評論中指出的）。他因了「大小各盡其責，耕織致果者方獲其身，耕織致果者力其本，」而解放了勞力，但「一事未利及

般從事在當時所屬極端專制的。然而由上面的社會風氣改善方面看來，他又在著手文教工作：

「始棄戎菰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魯矣夫，」他對於教育的道路：是鋪架得多麼有動機！

受過郭沫若先生批判後的韓非，已經是由傳統的「法家」聲譽，降格為「法術家」的「絕對君權論者」的身分了。然而他却完全沒有變質，仍舊盤踞在法治界的高台，延擱政治上的股數，而樹立了一世異事異舉，事異則備變」的歷史觀念。他的「法後臺」是「不務復古，不法常可，觀世當道，因法為備」的現實主義者。這還適合時代潮流的法治思想，對他的老師荀子的復古思想作了個批判，明確的延接了商君的「明主治祿，上己自王親所採集」的「術」，「一勢」思想，成為尊卑立不羈的「法術家」理論。

如不受時勢的影響，韓非是對時代的法治見解是值得讚許的，可惜他受環境顯明的天才般的公子孫們所迫促，而採取君權統治的立場

者何也？禹禪之道廢，而夏禮之典絕。故昔者國安，不知因其勢而圖之。」（《孟叢》）這種稱為君主下嚴密的耳目間，無疑是向君主獻取順應的策略，大有志於政治家的高度。從慎子的勢論推衍下來而加以擴展的韓非，他把勢演繹為「自然之勢」和「人為之勢」二種。所謂自然的便是「勢治厚則不可亂，而勢薄則不可治也」的絕對觀念論的勢，這是趨於消極的一途，在韓非是絕不採取的，他還說：「勢必於自然，則無為言於勢矣，吾所為言勢者，言人之所設

如何，只找出別人的腳跡，然而他還是低着頭，走向東方，每一步，總想着：

「這該踏上了原來的足跡罷？」

「天曉得。」他又對自己否認着。

轉過沙灘旁的小石，他爬上了一座小山。

「奇怪，這所早就毀壞的房子，到現在還沒有倒塌。」

他走了進去，沒有屋頂，沒有窗子，房子還是長着青苔，牆的裂口也沒有增加多少，更奇怪的是那突出海面半圓形的陽台，和他們剛來時一樣地完整，連花磚的滑度也沒有減少。

。秋士。

人底小說中，紅葉是有許以紅葉題詩傳情，那感情，當你讀到「着將紅葉更爲這苦戀的少女，起着淡很美的，它是那樣紅麗，而變衰的秋天，舉目四顧涼涼，一片凄慘，花朵大半凋謝，秋海棠也，它們仍中受底折磨，唯有那滿山那種踴躍，那種剝脫，好情還在秋風中掙扎呢。難怪指兩種樹葉吧，一是楓葉葉較大，顏色也來得鮮豔些呢，小小的，有的顏色

「這麼好的屋子，可惜已經毀壞了。」

「人去樓空，也許……」剛說到這裏，她發現了屋子前面的陽台。

「啊！你看，那兒多好？」他隨她，奔上了陽台。

海的聲音，虫的鳴叫，風吹樹葉的簫聲，這裏只有大自然的渾存。

「假使我有錢的話，一定要把這所房子買下來，過着詩一樣的生活，」她說。

「用不着，現在不是已經屬於我了，」沒有回答，佇立，許久，她轉過了身來。

很鮮紅，有的微微帶點橙黃色，形與色均沒有楓葉美，我想以紅葉題詩的紅葉，大概是風葉吧，這兩種樹葉，一到秋天，霜露將降，就漸漸紅了起來了，所謂「烏柏赤赤欲紅」是也。

在秋天，旅行起來，紅葉給原野和赤土的心上，添了無上的美感，我們坐船或者坐車一路望去，一叢紅樹矗立衰落樹林中，荒涼的溪流邊，看起來，真是美極了。

的淡得透，一到深秋，紅葉幾乎引得一般少男女發狂，一到深秋，看紅葉拾紅葉的人，幾乎滿山皆是，有的時候來時，還攜帶大批紅葉回來，靜靜地插在花瓶中，供他們寂寞中的欣賞，有的人還把紅葉一片片拾起，壓在書中，在紅葉上書下山水人物，題下詩，作爲美麗情懷的書畫，有的却把紅葉下他的相思，寄給遠邇的情人。如此，紅葉的用處實在太多了。

在暴風雨，聞話就會像墨不招，一般地淋了。我們。今天××給了我一枝，我就抽了。」

「什麼聞話？什麼聞話？以後可不准你再抽！」

他們緊靠在鉄欄杆上，海水在他們底下歡呼着。

今天，他一枝接着一枝，依舊着他，他想起那陽台上的往事，那短促的刹那，然而往事却像一架照相機的鏡頭，才那麼一剎，却印上了永不磨滅的痕跡。

「不准再抽了！」

「他用力把煙頭敲向海面，帶着滿身的鹹水，衝出了古屋。

[illegible]